

春秋左傳卷之七

卷之七 宣公六年

周紀五

周上卷宣公六年六月

宣王

元年春師伐宋 齊伐萊 秋七月齊侯鄭成公

天子信公堯頑立晉侯鄭

二年春楚伐吳 克鐘 遂王于衡山 吳伐楚 敗

齊於平陰 吳伐齊 敗之 齊侯問於曰臣之三年有直

而無功 臣之三年有直而無功 臣之三年有直而無功

六月齊侯與魯侯盟 齊侯與魯侯盟 齊侯與魯侯盟

漢書卷之九十七

本紀第九十七

周紀五
大世高祖五十七

卷五

元正春無積水 齊後來 秋七月庚辰即成公

天子傳公堯頑立晉懷鄭

一平楚趙伐吳克越越王于衡山 吳伐楚野

晉書後魏書魏公問孰可對曰臣之三年有直

晉而楚流心非義不與非善不與 隨人守可觀於

今本不與守可觀於 六月晉會諸侯於

資治通鑑外紀卷第七

宋 京兆萬年劉 恕 編集

周紀五

起上章攝提格盡重光大荒落凡五十二年

靈王

元年春鄭侵宋 齊伐萊 秋七月庚辰鄭成公薨

太子僖公髡頑立晉侵鄭

二年春楚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 吳伐楚取駕

夏晉祁奚辭軍尉悼公問孰可對曰臣之子午有直
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善不舉若臨大事可賢於
臣公使午爲軍尉軍無秕政 六月晉會諸侯盟于

雞澤悼公弟揚干亂行中軍司馬魏絳斬其僕而謂
公曰臣誅于揚干不忘其死君不說請死之公曰軍
旅之事也公於是布命結援修好申盟 還令狐文
子卒使張老爲卿辭曰智仁勇學臣不如魏絳若在
卿位外內必平雞虵之會其官不犯而辭順不可不
賞也五命而固辭乃使爲司馬趙武將新軍魏絳佐
之 秋楚侵陳 冬晉伐許

三年春三月陳成公薨子哀公溺立楚將伐陳聞喪
乃止陳人不聽命夏楚侵陳 冬陳圍頓頓姬姓子
爵 晉悼公譽達于戎無終子嘉父因魏絳請和諸

戎於是遂伯 邾莒伐鄆魯救鄆侵邾敗於狐駘

四年秋魯大雩 冬楚伐陳十一月甲午諸侯救陳

魯子服它諫季文子曰子相二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以子爲愛且不華國文子曰德榮爲國華吾觀國人食麤而衣惡者多文子以告其父仲孫蔑蔑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五年春杞桓公薨子孝公丐立 秋莒滅鄆 冬十

一月丙辰齊滅萊其公浮柔奔棠

六年冬十月晉韓厥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
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智不能匡君使至於難
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悼公曰難
雖不能死君而能讓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庚
戌宣子起朝 楚圍陳晉會諸侯于鄆以救之 鄭
子駟使賊夜弑僖公以瘡疾赴于諸侯子簡公嘉立
年五歲

七年夏四月鄭侵蔡 五月莒伐魯 秋九月魯大
雩 冬楚伐鄭鄭及楚平

八年春宋災 夏晉韓起佐上軍趙武爲新軍將

秋秦侵晉 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及晉成晉以諸侯
復伐鄭閏十二月次陰口而還 楚伐鄭鄭及楚平
九年夏五月甲午晉滅偃陽偃陽妘姓子爵 六月
楚鄭伐宋 晉伐秦 衛救宋鄭侵衛 秋七月楚
鄭侵魯還圍宋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鄭侵宋 莒
伐魯 晉帥諸侯伐鄭冬十月楚救鄭十一月丁未
晉帥諸侯侵鄭

十年春魯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天子作師公
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
卿無軍帥教衛以贄元侯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

以從諸侯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爲元侯之所以
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代討
於魯 宋侵鄭夏四月鄭侵宋諸侯伐鄭 秋七月
楚乞旅于秦秦師從楚子將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
宋九月諸侯復伐鄭鄭人行成冬十二月鄭簡公納
女工妾女樂歌鐘寶鏹輅車于晉悼公公錫魏絳女
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子其受之
絳徙治安邑 晉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
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未也公曰何謂德
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

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 秦伐晉以救鄭己丑秦敗晉于櫟

十一年春莒伐魯圍台魯救台遂入鄆 吳王壽夢四子曰諸樊餘祭夷昧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秋壽夢薨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

劉恕曰太伯仲雍南之句吳而季歷嗣周季札有三兄故不敢當吳君夫適庶之分不明則爭篡之禍迭起君子思患而豫防遠利以全身及闔廬弑王僚季札曰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蠻夷之人仲尼稱之豈不以其知而能守節哉

冬楚秦伐宋

十二年夏邾亂魯救亂遂滅之 晉趙武將上軍魏

絳佐下軍 初楚共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

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于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

貪夫知止太子者國之基而百姓之望也絕則撓亂

猶兔走也其王聞之立昭太子 楚共王作宮樓未

成有鹿上焉秋王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覆楚國

之師若得保首領以沒請爲靈若厲王薨子囊曰事

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能知其過可不謂其乎大夫

從之太子康王昭立 吳侵楚戰于庸浦吳大敗

十三年春吳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固讓乃舍之
夏諸侯從晉伐秦及涇而止於秦何益魯叔孫穆子曰
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魯叔孫穆子曰
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他叔向退召舟虞與
司馬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叔孫將涉也具舟
除隧不共有灋是行也魯莒先濟諸侯從之不獲成
晉師還 四月衛孫林父甯殖叛獻公奔齊居邾衛

人立穆公孫剽是爲殤公或云子叔孫甯相之 晉

舍新軍 秋楚伐吳吳不出而還吳人要擊敗之

十四年夏齊圍魯成 秋邾伐魯 冬晉悼公薨子

平公彪立

十五年夏六月庚寅晉會諸侯伐許遂伐楚敗之復伐許 秋齊圍魯成

十六年春宋伐陳 夏衛伐曹取重丘 秋齊伐魯 冬邾伐魯 是歲邾宣公薨子悼公華立

十七年秋齊伐魯 冬十月晉會諸侯伐齊魏絳將下軍丙寅齊師夜遁十一月克茲邾十二月己亥焚

雍門及西郭南郭壬寅焚東郭北郭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楚伐鄭至蟲牢而反 是歲曹成公薨子武

公勝立 燕武公薨文公立

十八年春諸侯取邾田自漣水歸于魯 二月晉衛
伐齊 齊靈公廢太子光以子牙爲太子靈公疾崔
杼逆光疾病而立之夏五月壬辰晦公薨光卽位是
爲莊公

十九年秋魯伐邾

二十年春邾庶其以漆閭丘奔魯 晉欒桓子廩娶
范宣子女叔祁生懷子盈廩卒叔祁與老州賓通盈
患之夏叔祁懼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宣子畏其多
士使城著將逐之平公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于今
恐及吾身若之何對曰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

聞欒氏之誣晉久也欒書弑厲公以厚其家滅欒氏則民威矣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公曰欒書立吾先君欒盈不獲罪如何對曰若愛盈則明逐羣賊而知國倫數而遣之彼若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秋盡逐羣賊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盈出奔楚公令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立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欒盈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其臣辛俞行吏執之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臣聞三世事

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臣隸於欒氏三世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何以事君乃遣之 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生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二十二年春杞孝公薨弟文公益姑立 夏四月齊納欒盈于晉曲沃盈帥曲沃之甲因魏舒入絳敗奔曲沃 秋齊莊公伐衛將伐晉晏嬰崔杼諫弗聽陳須無曰將如君何遂伐晉取朝歌八月魯救晉初陳完敬仲生穉孟夷穉孟夷生潛孟莊潛孟莊生須無

卽陳文子也 冬十月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

氏之族黨 初齊莊公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

獨不與焉歸而不食其母曰生而有義死而有名五

乘之賓盡汝下也梁與舟同車侍於莊公還自晉遂

襲莒公傷股明日復戰杞梁華舟下鬪獲甲首三百

公曰子止吾與子同齊國二子曰君爲五乘之賓而

舟與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

惡吾行也深入多殺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

也壞軍陷陳三軍不敢當至莒城下莒人曰子無死

吾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雞

鳴而期日中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死莒人行成杞梁之妻聞之而哭城爲之弛而隅爲之崩

二十三年春魯侵齊 夏楚爲舟師伐吳無功而還

秋齊伐莒 冬楚伐鄭諸侯救鄭 周穀洛鬪將

毀王宮靈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鬪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鬪也無乃章禍且遇傷乎王卒壅之 齊人城郊 晉平

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五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勿能與言君請歸邑

而與之田若不反有天下將以爲誅平公將歸之師
曠曰請使暝臣往與之言反而復之師曠見太子與
之言皆稱善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寔矣遠人來觀修
義經矣好樂無荒太子歌螭曰何自南極至于北極
絕境越國弗愁道遠師曠謂太子曰汝將爲天下宗
乎太子曰自太皞至堯舜禹未有一姓再有天下者
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所汝慎無言師曠歸未及三年
告死者至 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于大夫及單靖
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無
私送不過郊叔向曰異哉吾聞一姓不再興今有單

子周其興乎昔史佚有言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貺我禮也皆有焉子孫必蕃後世不忘 初晉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司馬侯曰諸侯皆有二心是之不憂而怒和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曰晉爲盟主子爲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晉國其誰不從何必和盍密和宣子問於家老訾拓對曰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將何治爲宣子說乃益和田而與之和訾拓死宣子謂獻子曰昔吾有訾拓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爲吾家今吾觀女專則不能謀則無

與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敬學而好
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謀於眾不以賈好私志雖衷不
敢謂是必長者之由宣子曰可以免身 晉平公射
鵠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
君告之對曰昔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今君
射鵠不死搏之不得恥也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公恚
怩趣赦之 是歲燕文公薨懿公立

二十四年春齊伐魯 齊莊公通于崔杼妻姜氏夏

五月乙亥杼弑公邢蒯賸使晉而反將入死而報君

其僕曰君之無道四鄰諸侯莫不聞也蒯賸曰子早

言我能諫之不聽我能去之不諫又不去吾將死之
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
死乎結轡自刎於車上申蒯將往赴難申詳止之曰
君之無道聞於諸侯何必死之蒯曰食無道之食衣
無道之衣居無道之位安得有道而死馳至公門崔
杼不內蒯以劔斷臂與門者杼陳八列命之蒯入門
奮劔三踴而鬪殺七列不及一列而死陳不占往赴
難食則失匕上車失軾其御曰怖懼如此雖往何益
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君子不以私害義至門
聞鬪戰之聲恐駭而死杼令士大夫皆脫劔入盟言

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楮
血仰天嘆曰嗚呼崔杼不忠而弑其君杼曰子從我
與子分國不與吾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句
之晏子曰回以利而背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
志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回乎崔子
舍之晏子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
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廚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
成節而去丁丑崔杼立莊公弟杵臼是爲景公崔杼
慶封相之 晉伐齊齊請成納賂平公許之 六月

鄭伐陳入之賂鄭以宗器乃還 秋七月晉趙武爲

政舒鳩叛楚楚伐之吳救之楚敗吳師圍舒鳩八月滅之衛獻公入于夷儀冬十月鄭復伐陳

十二月吳王諸樊伐楚門于巢巢牛臣射殺之弟王餘祭立初諸樊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以次致國令以漸至故諸樊稱先王壽夢之意傳弟焉季札封延陵號延陵季子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甯喜許之

二十五年春二月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辛卯甯喜弑殤公甲午獻公入衛夏楚秦侵吳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六月晉會

諸侯討衛執獻公秋七月齊景公鄭簡公爲獻公如
晉晉許歸之 楚椒舉奔鄭將奔晉蔡聲子將如晉

遇之於鄭饗之以璧侑曰能事晉君以爲諸侯主辭
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尙
良食吾歸子椒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還見
楚令尹子木言舉若以晉謀楚必有豐敗子木愀然
曰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爲子木曰
不來則若之何對曰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可乎子木
曰我爲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乃使椒
鳴召其父而復之 初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

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
曰天子承楚國之政其灋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
可比先王下可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夫子
不以私欲干國典遂不用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秋
八月薨于楚子悼公買立 冬十月楚伐鄭十二月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獻公

二十六年魯郈成子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
之陳樂而不樂酒酣送之以璧成子反過而弗辭其
僕怪而問之成子曰止而觴我與我歡也樂而不樂
告我憂也酒酣送之以璧寄之我也衛其有亂乎衛

獻公患甯喜專夏公孫免餘攻殺甯喜及右宰穀臣
郈成子倍衛三十里還車而臨三舉而歸使人迎穀
臣妻子隔宅異之分祿而食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
曰知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郈成子之謂乎宋
向戌善於晉趙文子又善於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
之兵晉楚齊秦許之皆告小國爲會於宋秋七月辛
巳盟于宋子木欲襲晉軍曰若盡晉師而殺趙武則
晉可弱也叔向謂趙文子曰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
可犯合諸侯以爲不信諸侯何望焉荆敗我諸侯必
叛之子何愛於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

楚人圍請先歆叔向謂趙文子曰霸王之勢在德不在歆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茆蒨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令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
有德也務德所以服楚也無爭先乃先楚是行也晉
以藩爲軍攀輦卽利而舍侯遮扞衛不行楚人不敢
謀畏晉之信也 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七年春魯無冰 秋魯旱大雩 周有黑氣如

日者五 冬十一月癸巳王崩子景王貴立 十二

月楚康王薨子麇立是爲郟敖 魯襄公如楚及漢

聞康王卒諸侯大夫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爲

其名與眾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眾未敗何爲還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服焉二三子有禦楚之術守國之備則可也若未有不如此也遂行是歲燕懿公薨子簡公款立

景王

元年夏四月魯襄公還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公欲還出楚師以伐之榮成伯曰君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其誰暱之若楚克魯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何德於君而予君也若不克君以蠻夷伐之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 武子使季冶逆公追

子之璽書以告公未言榮成子曰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季治歸致祿而不出曰使子欺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 五月葬靈王 吳子餘祭觀舟閭以刀弑之弟王夷昧立 鄭宋饑 六月吳季札出聘通嗣君至魯見叔孫穆子說之請觀周樂至齊說晏平仲謂之曰納邑與政乃免於難故晏子因陳桓子納政與邑札至鄭見子產如舊相識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如晉入其境歎曰暴哉入其都歎曰力闕哉入其朝歎曰亂哉從者問其故季札曰吾見鳥巢高所以知其暴見

舊室好新室惡是以知其力闕見其君自決而不下
問臣保祿而不上諫所以知其亂也見趙文子韓宣
子魏獻子及叔向而說之陳桓子無字文子子也初
季札北過徐徐君好季札寶劍口弗敢言季札心許
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死於楚乃解劍致之
嗣君從者曰此吳國之寶也季子曰以死倍吾心是
欺也愛劍僞心廉者不爲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
受季子以劍繫其墓樹而去徐人歌之曰延陵季子
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晏平仲治東阿
三年齊景公召而數之曰子治而亂將加大誅晏子

曰臣請改道易行三年不治臣當死之明年上計公
曰善矣晏子曰臣前之治東阿舉儉罰偷情民惡之
決獄不畏彊貴彊貴惡之事貴人不能過禮貴人惡
之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君以爲
罪臣後日之治皆反於前民飢過半矣願乞骸骨避
賢者路公謝之曰子彊爲我治東阿寡人無復與焉
是歲衛獻公薨子襄公惡立

二年夏四月蔡太子般弑景公而自立是爲靈公

五月或叫于宋太廟曰譖譖出出烏鳴于亳社如曰
譖譖甲午大災伯姬卒 冬十月鄭子皮授子產政

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買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無出外政無人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

三年春齊伐魯 夏六月辛巳魯襄公薨子野立秋九月癸巳毀而卒襄公子昭公禰立 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旣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冬十一月展輿因國人攻犁比公弑之自立去疾奔

齊

四年春正月諸侯會于號尋宋之盟三月甲辰盟鄭
子皮曰楚公子圍有執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冢曰楚
大國也圍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魯叔孫穆
子曰服心之文也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
魯伐莒取鄆楚令尹圍以魯食言將以叔孫穆子爲
戮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穆子不予曰國有罪我以
貨私免其若諸侯之事何余非愛貨患其不衷也罪
非我之由爲戮何害趙文子曰子盍逃之不幸必及
於子穆子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

也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心也文子將請之於楚樂王鮒曰諸侯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爲盟主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善人在位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固請於楚而免之穆子歸季武子勞之穆子曰吾不難爲戮養吾棟也棟折榱崩吾懼壓焉旣免大恥而不忍小忿可以爲能乎乃見之夏五月秦后子奔晉與趙文子語謂其徒曰趙孟相晉國主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今怵日而湫歲怠偷甚矣非

死逮之必有大咎 六月晉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
納去疾展輿奔吳去疾立是爲著丘公 晉平公有
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曰君惑以生蠱若不死必失
諸侯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
人固醫官也文子曰何實生之對曰物莫伏於蠱蠱
莫嘉於穀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
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文子曰君其
幾何對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
之殃也 冬楚郊敖季父圍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

疾而還十一月己丑圍入問王疾縊而殺之葬于邲
謂之邲敖圍自立是爲靈王王弟公子比奔晉其車
五乘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叔向爲太傅實賦祿韓
宣子問二公子之祿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
夫一卒之田二公子上大夫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
公子富若之何鈞之對曰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
于朝唯其功庸少也秦楚匹也若之何回于富也乃
均其祿 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礮之張老曰天子
之室斲其椽而礮之加密石焉諸侯礮之大夫斲之
士首之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文子歸

令勿讐也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卿其孰先亡

對曰中行氏以苛爲察以欺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以聚斂爲良譬猶鞞革者大則大矣裂之道也

劉恕曰夫利者眾人之所趨人主之操柄上專之則民怨望下瀆之則身鄙穢厲王近榮夷公而不知大難幽王用虢石父而國人皆怨故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不能不亡也

十二月晉趙文子卒未幾平公過九原而嘆曰嗟乎此地蘊吾良臣多矣叔向曰趙武舉士於白屋者四

十六人公家賴之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公曰趙武賢臣也相晉九年天下無兵革景子成文子子也 是歲邾悼公薨莊公穿立

六年春正月丁未滕成公薨子悼公寧立 齊使晏嬰于晉叔向問之晏子曰齊季世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叔向曰吾公室亦政在家門其能久乎 秋八月魯大雩 九月燕簡公欲去諸大夫立其寵人 冬大夫般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七年春正月魯大雨雹 秋七月楚帥諸侯伐吳八月甲申克朱方遂滅賴賴子爵 莒著丘公不撫郟

鄆叛九月魯取鄆 冬吳伐楚

八年春正月魯舍中軍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
奔魯秋七月莒伐魯戊辰敗莒 冬十月楚以諸侯
及東夷伐吳 是歲秦景公薨子哀公立

九年春正月杞文公薨弟平公郁釐立 夏六月丙
戌鄭災 秋九月魯大雩 楚靈王不修方城之內
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遂伐徐吳
救之楚伐吳吳敗楚於房鍾 冬十二月齊景公伐
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燕有君矣

十年春正月癸巳齊師次于號燕人行成二月戊午

盟于濡燕人歸燕姬賂齊而還燕人立悼公是歲悼公之元年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晉爲杞取魯成 秋八月衛襄公薨子靈公元立 晉反衛戚田

十一年春石言于晉 衛靈公嘗朝晉舍于濮水之上召師涓曰吾夜半獨聞鼓琴聲其狀似鬼神師涓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公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卽去之晉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寡人得新聲請奏之平公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

此亡國之聲也不可遂昔師延與紂作樂以爲淫亂
武王伐紂師延東走抱其樂器自投濮水之中聞此
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
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 晉平公說新聲師

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
川之風耀德於廣遠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平公淫

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

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

備於齊齊師侵 陳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弟招

又過般太子偃師立公子畱爲太子公怒欲誅招招

發兵圍公夏四月辛亥哀公自經招立留爲君使于
徵師赴于楚楚人執殺之留奔鄭秋八月招歸罪於
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棄疾圍陳冬十一月滅陳與
嬖袁克葬哀公楚使穿封成爲陳公

十二年春二月楚遷許于夷 夏四月陳災

十三年春正月有星出于婺女 夏五月齊陳桓子
請老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
寡者私與之粟陳氏始大桓子生強啓是爲武子

晉平公游于河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乎船人蓋胥
跪而對曰劔出于越珠出江海玉出崑山無足而至

者君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耳公曰吾食
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莫食不
足朝收市賦可不謂之好士乎蓋胥曰鴻鵠一舉千
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之飛不加
高損之飛不加下今君食客二千人亦六翮邪亦腹
背之毛毳邪 晉藏寶臺災三日三夜而止公子晏
束帛而賀平公悻然作色曰天火燒國之重寶士大
夫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賀何也晏曰王者藏於天
下諸侯藏于百姓農夫藏于困庾商賈藏于篋匱今
百姓乏絕而收大半之賦是以天火燒之昔桀賦斂

無度殘賊海內故湯誅之皇天降災乃君之福也公
曰自今已後請藏於百姓 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
之道何如對曰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
耳目以察萬方不牽制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屢省
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本也公曰善 平公出田
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伯玉之主出則
猛獸伏不敢起對曰鵲食狴狴食駸駸食豹豹
食駢駢食虎夫駢狀似駢馬君駢駢馬乎公曰然師
曠曰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虎爲
駢馬非君之德義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

鳥環而不去公謂師曠曰吾聞伯王之主鳳下之對
曰東方有鳥名曰珂文身朱足憎鳥而愛狐君必衣
狐裘以出朝乎公曰然師曠曰君柰何再自誣乎公
不說異日置酒虓祁之臺布蒺藜於陸上令人召師
曠師曠履而上堂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乎
師曠解履刺足蒲伏刺膝仰天而嘆公起引之曰與
叟戲叟遽憂乎對曰肉生蠱還自食也木生蠱還自
刻也人生妖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烹藜藿人主
堂殿不當生蒺藜公曰爲之柰何師曠曰妖已在前
來月當立太子君將死矣秋七月戊子平旦公謂師

曠曰叟以今日爲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未到
平公薨子昭公夷立 魯伐莒取郟 冬十二月宋
平公薨子元公佐立

十四年春三月丙申楚靈王享蔡靈公於申醉而執
之夏四月丁巳殺之使公子棄疾圍蔡冬十一月滅
蔡用隱太子于岡山 十二月楚城陳蔡不羹靈王
問於范無宇曰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
之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國爲大城未有利者昔魯有
弁費弱襄公晉有曲沃納齊師秦有徵衙難桓景夫
制城邑若體性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邊境國之

尾也而不能掉臣亦懼之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
右尹子革曰知天必知民是言可以懼哉 初楚靈
王不君其臣箴諫不入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爲石郭
陂漢以象帝舜與伍舉升章華臺曰臺美夫對曰國
君服寵以爲美不聞以土木崇高彫鏤爲美今君爲
此臺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
留之臣不知其美也楚其殆矣 是歲龍門赤三里

十五年春齊高偃納北燕簡公于唐 三月鄭簡公

薨子定公寧立 秋八月壬午晉滅肥以肥子緜臯

歸 冬十月楚圍徐以懼吳 晉伐鮮虞 楚靈王

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
諫對曰用之寔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凡百箴諫
吾盡聞之矣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君未及
武丁而惡規諫不亦難乎齊桓晉文不敢淫逸近臣
諫遠臣誦與人誦以自誥也君欲自逸臣懼民之不
信也遂趨而退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

十六年夏楚靈王在乾谿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
叛王王弟蔡公棄疾殺太子祿立其兄比爲王使觀
從至乾谿令楚眾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
者遷之王眾皆潰王獨行屏營彷徨於山林之中三

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予不食三日矣涓人趨而進曰新王下瀆有敢饜王從王者罪及三族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撲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匍匐將入於棘闈棘闈不納遂飢不能起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其從王乃求王遇王飢於釐澤奉之以歸五月癸亥王縊申亥土埋之其室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爲王不聞靈王死畏其復來國人每夜驚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王至矣國人愈驚棄疾使蔓成然告比及其弟令尹子皙曰君早自圖又有呼而走至者曰眾至矣二子皆

自殺丙辰棄疾卽位改名熊居是爲平王葬比于訾
謂之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取而葬之以靖
國人佗年芊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平王以詐
弑兩王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修政
教存恤國中復立陳蔡之後 秋七月晉將合諸侯

于平丘八月邾莒愬魯于晉甲戌同盟于平丘魯昭
公弗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必失
諸侯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可不恭使上
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晉必患我誰爲之貳
子服惠伯曰椒旣言矣敢逃難乎請從晉人執平子

晉侵鮮虞 楚求故陳哀公悼太子偃師之子吳

於晉立爲陳侯是爲惠公故蔡靈公隱太子有之子
廬立爲蔡侯是爲平公 冬十月吳取楚州來 魯
子服惠伯見晉韓宣子曰晉爲盟主主信也盟而棄
魯信抑闕矣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宣子乃
歸平子 是歲燕悼公薨其公立

十七年秋八月莒著丘公薨子郊公狂立國人弗順
冬十二月蒲餘侯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
逆著丘公之弟庚輿於齊而立之是爲其公昔柱厲
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夏則食菱

其冬則食橡栗菆敖公有難柱厲叔將往死之其友
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
別也柱厲叔曰死而弗往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
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所以激君人之行而厲
人臣之節也或云郊公卽敖公或曰非也 晉叔魚
爲贊理納雍子女而抑邢侯邢侯殺叔魚及雍子韓
宣子患之叔向曰以回鬻國之中絕親以買直非司
寇而擅殺其罪一也叔魚叔向母弟羊舌鮒也叔魚
之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鵞肩而牛腹谿壑
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不視 叔向嘗見韓

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
其實叔向曰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
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其父之死吾
蔑與比而事君昔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
之無不可籍偃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
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亡君別也
是歲曹武公薨子平公須立

十八年秋八月晉中行穆子伐鮮虞圍鼓餽聞倫曰
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夫而鼓可得穆子弗

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得鼓君奚爲弗使
穆子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下之可勿賞乎賞之
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晉國將舍仁而爲佞雖得鼓焉
用之鼓人請以城叛穆子不受曰守而二心姦之大
者賞善罰姦國之憲灋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子
之賞大姦而教吾邊鄙貳也令軍吏呼城儆將攻未
傅而鼓降以鼓子苑支來旣獻而反之 初晉董叔
將娶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爲繫援他
日董祁愬於范獻子獻子執而紡于庭之槐叔向過
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旣繫矣求援旣援

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晉趙簡子鞅曰魯孟獻子

有鬪臣五人我無一何也叔向曰子不欲也若欲之
胼也待交捽可也鞅景子成之子也 是歲吳王夷
昧薨欲授國於季札季札讓逃去吳人曰先王有命
兄卒弟代必致季子今季子逃位則王夷昧後立其
子當代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

劉恕曰世本曰夷昧生光而及僚服虔曰夷昧生
光而廢之夷昧卒庶兄僚代立光曰我王嗣也班
固曰司馬遷采世本爲史記而今之世本與史記
不同未詳孰是

十九年春正月齊伐徐 晉誘戎蠻子嘉般之遂取

蠻氏既而復立其子 秋八月晉昭公薨子頃公去

疾立六卿彊公室卑 九月魯大雩 鄭大旱

二十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是時晉楚彊盛

威服諸戎自轅轅之東在河南山北者其種滋廣號

曰陰戎與陸渾伊洛戎事晉而蠻氏從楚至是陸渾

叛晉秋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陸渾子

奔楚其後楚執蠻氏盡囚其人 冬有星孛于大辰

吳伐楚戰于長岸大敗吳吳大敗楚

二十一年春三月曹平公薨子悼公午立 夏五月

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火 六月邾襲鄆入

之鄆妘姓子爵 冬楚遷許于析 是歲周景王將

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民患輕則作重幣以行之爲
毋權子若不堪重則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爲子權
毋小大利之今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絕
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汙竭無日矣王弗
聽 燕共公薨平公立

二十二年春二月宋伐邾圍蟲三月取之 夏許悼

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薨止奔晉悼公子斯

立 楚爲舟師伐濮 利楚平王使伍舉之子奢爲

太子建師費無極爲少師無極不忠於太子無寵常
讒惡太子王使無極爲太子娶婦於秦無極馳歸報
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更爲太子取婦平王聽之
太子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疏建無極去太子而
事平王言於王曰晉近諸夏所以伯楚僻遠故不能
與之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以通北方王收南方
得天下也王說從之使建居城父 秋齊伐莒入紀
其公出奔 冬楚取吳州來 鄭大水龍鬪于時門
之外洧淵

二十三年春二月楚費無極日夜言太子短於平王

伍奢游人於王側言太子仁勇得民心王以告無極
無極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自居城父內
撫百姓外約諸侯其事已構平王召伍奢考責之奢
曰王柰何以小臣疏骨肉之親王囚奢使城父司馬
奮揚殺太子三月太子奔宋無極曰奢二子皆賢不
殺爲楚國患王謂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
曰尙之爲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免父必不顧其
死而至員知而好謀勇而矜功剛戾忍詢能成大事
知來必死必不來王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女父伍
尙欲往員曰至則父子俱死而讎不得報不如奔佗

國借力以雪父恥尙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然恨父
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爲天下笑謂員曰
女能報讎我將歸死尙旣就執員彎弓屬矢將射使
者使者不敢逼員遂出亡奢聞員不來曰楚國君臣
且苦兵矣王殺奢與尙員聞太子建在宋往從之道
逢其友申包胥員曰吾將復楚以雪父兄之恥申包
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員至宋宋有華氏之亂與
建奔鄭鄭人甚善之建又適晉晉頃公曰鄭信太子
太子能爲內應我攻其外滅鄭必矣許以鄭封太子
太子還鄭事未成從者知其謀而告之鄭定公與子

產誅建員懼與建子勝俱奔吳到昭關吏欲執之員
與勝步走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上一漁父乘船
知其急而渡之員既絕渡漁父視則有飢色以麥飯
鮑魚羹盎漿食之員問其名族不肯告解劍與之曰
此直千金父曰楚國之灋得伍子胥者爵執珪祿萬
擔金千鎰豈徒千金劍耶不受子胥員字也將去誠
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曰諾員行數步
顧視漁父覆船自沈於水中員奔至吳說王僚以伐
楚之利公子光日子胥父兄僂於楚欲自報仇未見
其利員知光有佗志未可說以外事求勇士堂邑鱗

設諸見之光光喜乃客舍員員退而與勝耕於野以
待鱒設諸之事光者王諸樊子也曰以兄弟次邪季
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常陰納謀臣賢士欲
襲王僚 是歲鄭子產卒 蔡平公薨太子朱立

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古之神瞽考中
聲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
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王又爲
之大林單穆公曰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
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
慎之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

聽問之伶州鳩對曰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非宗官之所司也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卒鑄大鍾

二十四年春鐘成伶人告和伶州鳩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爲和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及王崩鐘不和 夏晉士鞅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曰先君獻武之諱鞅歸戒其所知曰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唯不學也木有葉枝猶庇蔭人況君子之學乎 宋少司馬

華軀劫其父司馬費遂而召亡人以南里叛 秋七

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

丙寅齊師宋師敗吳于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

元公敗華氏于新里十一月晉齊衛救宋大敗華氏

圍南里 楚費無極取貨於蔡侯朱叔父隱太子之

子東國而謂蔡人曰楚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必圍

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是爲悼侯 鼓叛晉

二十五年春二月甲子齊伐莒莒敗齊于壽餘景公

伐莒莒子行成 楚使薳越告于宋請出華氏宋人

從之己巳華軀華登等出奔楚 景王長庶子朝有

寵於王欲立之夏四月乙丑王崩子猛立 六月晉
襲鼓滅之以鼓子苑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僚勿
從鼓子之臣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
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
賴於鼓中行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對曰臣委質於
狄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委質爲臣無有二心敢卽
私利以煩司寇穆子嘆而謂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
有是臣也乃使行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
沙釐相之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作亂敗奔京 冬
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周人諡曰悼王己丑猛母弟

敬王句卽位

資治通鑑外紀卷第七終

資治通鑑外紀卷第八

宋 京兆萬年劉 恕 編集

周紀六

起立默敦牂盡屠維
作噩凡二十八年

敬王上

元年夏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庚寅王如劉甲午
子朝入于王城 莒其公虐國人逐之 秋七月奔

魯 齊人納郊公于莒 吳伐楚州來戊辰晦及楚

胡沈陳許蔡頓戰于雞父楚師大奔獲胡子髡沈子

逞胡姬姓 八月丁酉周南宮極震 冬十月甲申

吳入郢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縊於薳澨 是歲蔡

悼侯薨弟昭侯申立

二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魯大雩

冬十月楚平王爲舟師以略吳疆及圍陽而還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兩女子爭桑兩家交怒相攻屠卑梁人家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殺其老弱楚王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亦發兵滅鍾離居巢 是歲杞平公薨子悼公成立 魯孟僖子

病且死誡其子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沒若必師之僖子卒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孔子年三十五矣長九尺六寸而貧且賤嘗

爲季氏史料量平爲司職吏畜蕃息

三年夏魯有鸛鶴來巢 秋魯再雩 九月戊戌魯

昭公伐季孫意如季氏與叔孫氏孟氏三家共伐公
公出奔己亥遜于齊次于陽州 十一月己亥宋元

公薨太子景公樂立 十二月庚辰齊圍魯鄆

四年春正月庚申齊取鄆三月處魯昭公于鄆 夏

齊圍魯成 秋七月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 九月

楚平王薨太子昭王軫立伍子胥聞之曰吾志不悉
矣坐泣於室 冬十一月辛酉克鞏逐王子朝朝奔

楚癸酉敬王入于成周自是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

東周 十二月齊有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
誰有此乎晏嬰曰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公厚斂
焉陳氏厚施焉齊嘗大饑餓者相牽而趨田氏不聞
不生周秦之民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往歸田子
乎民歌舞之矣後世陳氏不亡國其國也公泫然出
涕曰爲之柰何晏子曰君近賢而遠不肖治煩亂而
緩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雖十田
氏其如君何羣臣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
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寡人以爲憂晏子曰
君高臺深池賦斂如撝奪誅戮如仇讎孛又將出彗

星何懼乎公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何禳而去也是時景公繕治宮室好聲色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晏子事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晉嘗伐齊阿鄆燕侵河上敗齊師晏嬰薦田穰苴景公以爲將軍扞燕晉穰苴曰臣素卑賤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穰苴與賈約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至軍立表下漏待賈日中不

至穰苴什表決漏入軍門申明約束夕時莊賈乃至
穰苴責以失期斬之以徇三軍皆振慄公聞之遣使
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問軍正曰軍中不馳馳
者云何對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
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遣使者還報然後
行問士卒之疾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
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爭
奮爲之赴戰晉師燕師聞之度水而解追擊之取所
亡故境而引兵歸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景公
與諸大夫郊迎勞師尊穰苴爲大司馬 景公嘗夜

詣晏子家晏子整衣冠立於門曰諸侯有故乎
作亂乎君何爲非時而辱之公曰酒肴絲竹願與

夫共之景子曰未聞其禮不敢承命公移至司馬
苴家穰苴執戈持劔於門曰諸侯有故乎大夫作亂
乎君何爲非時而辱之公曰酒肴絲竹願與將軍共
之穰苴曰未聞其禮不敢承命公又移於梁丘據之
家鼓琴擊筑奉迎於門公曰無彼二子何以治吾國
無此一臣何以樂吾身是時梁丘據子家噲導君於
郕大夫高國鮑氏之屬害穰苴譖於景公公退之穰
苴發病死 景公射晏子修禮而侍公曰寡人厭禮

久矣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多則弑其父然而不敢者禮也禮所以御民轡所以御馬無禮而能治國家嬰未之聞也公曰善飭射更席以晏子爲上客終日問禮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事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忠臣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也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命進熱食與服裘對曰嬰非君廚養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夫子於寡人奚

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能辨上下之宜制百官之序
作爲辭令分布四方臣之任也自是公不以禮不見
晏子 景公畋十有八日而不反晏子往見公曰國
人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人公曰寡人有
吾子猶心之有四支故得安佚晏子曰四支可無心
乎公乃罷田而歸 景公起臺歲寒役者凍餒公與
晏子飲酒而樂晏子歌曰庶民之凍我若之何奉上
靡弊我若之何歌罷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子爲大臺
之役寡人將罷之 景公鑄鐘撞之庭下郊雉皆响
又欲爲大鐘晏子曰重斂於民民必哀斂哀爲樂不

祥公乃止

景公飲酒晏子入公令樂人歌曰已哉

已哉寡人不說爾何爲來晏子曰嬰聞彊而無禮禍必及身公謝之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

公怒欲殺之晏子請數其罪曰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二罪也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三罪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絕其社稷四罪也數畢請公殺之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怒有罪者縛置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敢

諫者死晏子左手持其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支解人不審從何支始也公離席曰縱之

罪在寡人 齊大旱卜之崇在高山廣水景公欲賦
斂以祠靈山晏子曰靈山以石爲身艸木爲髮天人
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公欲
祠河伯晏子曰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
雨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
公避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其憂幸而雨乎公野居暴
露三日而大雨 景公謂晏子曰君嚴曷害於治國
家哉晏子曰君嚴則下無言而暗上無聞而聾何爲
非害乎夫治天下非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
有距而不入者哉

五年春吳王僚因楚喪而伐之使二公子圍楚潛楚救潛吳師不能退公子光欲弑王僚鱒設諸曰吳外困于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柰我何 夏四月光享王使鱒設諸以匕首刺殺王僚左右共殺鱒設諸光代立是爲王闔廬拜鱒設諸之子爲客卿 楚費無極譖卻宛於令尹子常子常殺宛初晉殺伯宗其子伯州犁奔楚爲太宰及靈王弑邲殺伯州犁至是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奔吳爲太宰以謀楚 秋九月楚子常殺費無極以說于國 曹悼公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爲聲公是歲悼公死

於宋歸葬

六年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
初叔向生食我叔向之母問之往及堂聞其號乃還
曰豺狼之聲終滅羊舌氏之宗必是子也 秋晉韓

起宣子卒魏舒獻子爲政分祁氏羊舌氏之田爲十
縣以魏舒之子戊知盈孫徐吾韓起孫固趙勝曾孫
朝四卿之餘子也賈辛司馬烏有力於王室司馬彌
牟等四人以賢舉爲十縣大夫韓平子須起之子也

是歲鄭定公薨子獻公薑立 滕悼公薨子頃公

結立 吳王闔廬召伍子胥爲行人與謀國事 吳

王僚之子慶忌居衛集賓客養士卒謀欲報仇闔廬
患之子胥薦要離爲人薄弱迎風則偃背風則仆而
志氣勇決見之闔廬闔廬曰慶忌筋骨果勁十人莫
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駟馬馳不及射之不能中子
之力不如也要離曰安其妻子之樂而不除君患非
勇也請君以罪逐臣殺臣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臣往
投慶忌得近而圖之闔廬從其謀要離被桎梏奔衛
慶忌納之居有閒謂慶忌曰吳無道愈甚請與王子
往奪其國慶忌許之與要離涉江中流因風勢抽戈
擊慶忌力薄不制慶忌猝而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

投之如是者三慶忌曰舍妻子爲君忠也得來近吾
謀也弱力敢加兵於吾勇也赦之歸於吳闔廬將厚
賞之要離曰殺妻子以便事不仁也爲故主殺新主
不義也粹而三入三出於江臣已辱矣伏劍而死

七年魯昭公自齊如晉處乾侯

秋龍見于絳郊

八年夏六月晉頃公薨定公午立晉益弱六卿皆大
冬十二月吳執鍾吾子遂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吳王闔廬與伍子胥伯嚭謀伐楚將軍孫武曰民勞
未可且待之孫武齊人僻隱幽居時人莫知其能伍
子胥薦之於闔廬問以兵灋每陳一篇王不覺稱善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泣送諸郊曰余死不女見矣高昭子曰齊負海而遠君愛則勿行公曰余不能以齊國令諸侯又不能以齊聽是生亂也吳蜂蠆也余恐棄毒於我遂遣之

九年夏四月薛獻公穀薨子襄公定立薛任姓黃帝之後奚仲爲夏車正遷于邳湯相仲虺居薛周武王復以其苗裔爲薛侯齊桓公之伯黜爲伯 秋吳侵

楚潛六圍弦楚師救潛及弦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冬邾黑肱以濫奔魯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

之

十年夏吳伐越自是越允常與吳闔廬戰而相怨伐
秋八月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敬王遣使告晉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衛
彪僖適周見單穆公曰萇弘其不沒乎欲支天之所
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以亡其百姓十有
四世矣單子曰萇劉其咎孰多曰萇叔必速及將天
以道補周若無咎必爲戮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若劉
氏子孫實有禍萇弘周之執數者天地之氣日月之
行風雨之變律厯之數無所不通是時諸侯莫朝周
萇弘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諸侯之不來者欲依

物怪以致諸侯而不從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韓不信伯音韓須之子簡子也 十二月己未魯昭公薨于乾侯 是歲曹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爲隱公

十一年春正月晉魏獻子舒卒襄子曼多舒孫也

三月城成周三旬而畢 夏六月癸亥魯昭公之喪

至自乾侯戊辰公弟宋卽位是爲定公 冬十月有

一足鳥飛集魯定公庭翼而跳孔子曰是商羊見則

有大水俄而大霖雨 是歲蔡昭侯朝楚持美裘佩

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令尹子常欲之不

與子常讒昭侯畱之楚

十二年秋楚伐吳吳潛師于巢 冬十月敗楚克巢

十三年春二月辛卯邾莊公薨子隱公益立 秋九

月鮮虞敗晉于平中 楚昭王嘗使王孫圉聘於晉

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圉曰楚之白珩猶在

乎其爲寶也幾何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

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左史倚相朝夕獻善敗

于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

竹箭之所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此楚國

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譁囂之美楚雖蠻夷

不能寶也

楚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子亶不出

倚相諷之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子實不睿
聖老楚國而自安楚其難哉子亶曰老之過也乃驟
見之 楚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

曰吾有妾而愿欲筭之可乎對曰君子違而道不從
而逆子木能違子夕之欲而去芟薦吾子經營楚國
而欲薦芟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楚昭王問於

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
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

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於是

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周宣王時重黎之後
失其官守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寔上天黎寔
下地遭世之亂莫之能禦也 楚子期祀平王祭以

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于
舉則上下有序神求備物不求豐大聖王正端冕帥
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謂之一純玉帛爲二精天
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民之徹官百王公子弟之
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
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
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

王取經入以食萬官 楚鬪且廷見令尹子常歸語
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不免吾見其間蓄聚積
實如餓豺狼焉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 冬
蔡昭侯獻裘佩於子常子常受之歸昭侯昭侯歸而
如晉請伐楚 是歲塵入成周熊入于周

十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晉荀
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乃辭蔡侯 晉使
蔡伐沈夏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 楚自昭王卽位
無歲不有吳師蔡昭侯以其子乾與大夫之子爲質
於吳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

如何對曰楚囊瓦貪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得唐
蔡乃可闔廬從之冬吳悉興師與蔡侯唐侯伐楚選
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爲前陳十一月庚
午陳于柏舉闔廬弟夫槩請戰弗許夫槩曰王已屬
臣兵兵以利爲上尙何待焉以其部兵擊楚大敗之
囊瓦奔鄭吳乘勝而前比至郢五戰楚五敗己卯楚
昭王出奔庚辰吳入郢昭王奔鄖鄖公之弟懷將弑
王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
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鄖公曰事君者不爲內外行
不爲豐約舉苟君之卑尊一也懷弗聽曰吾思父不

能顧矣鄭公以王奔隨伍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報讎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無天道之極子胥曰吾日暮塗遠故倒行而逆施之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秦哀公未許包胥立秦庭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是歲陳惠公薨子懷

公柳立 杞悼公薨子隱公乞立七月其弟過弑隱公自立是爲僖公 曹聲公弟露弑隱公而自立是

爲靖公

十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夏越聞吳王在楚國

空入吳吳王使別兵擊越 六月申包胥以秦師救

楚再敗吳師 秋七月楚子期子蒲滅唐 吳夫槩

見越秦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九月亡歸自立爲吳

王吳敗楚于雍澨秦楚皆敗吳師又大敗吳于公壻

之谿闔廬乃歸攻夫槩敗之夫槩奔楚冬十月楚昭

王還入郢封夫槩於堂谿爲堂谿氏 昭王之出奔

也見藍尹亶載其孥王曰載予對曰自先王莫墜其

國當君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歸又求見王欲執

之曰臣避於成曰以儆君也庶悛而更乎今之敢見

觀君之德也曰庶憶懼而鑒前惡乎君有國而不愛
臣何有於死子西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王乃見之
昭王歸賞始于申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爲身
也救急除害非爲名也功成受賞是賣勇也君旣定
矣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賞及郕公之弟懷子
西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
懼矣王曰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可也 晉圍鮮
虞 是歲燕平公薨簡公立或云惠公 日隕于地
有塵入豐

十六年春鄭滅許執許男斯 二月魯侵鄭取匡

夏四月己丑吳敗楚舟師又敗楚陵師于繁揚 楚
遷郢於都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
亂于周鄭伐周六月晉戍周冬十二月敬王辟亂處
于姑猶

十七年春二月齊歸魯鄆陽闕陽虎居之以爲政

夏四月齊伐魯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晉
籍秦送王入于王城

十八年春正月魯侵齊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
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

魯侵齊夏齊伐魯晉救魯 晉趙鞅使涉佗成何與

衛靈公盟於鄆澤將歆涉佗成何按靈公之手而搏
之靈公怒王孫商曰不如與百姓同惡之請令於國
有姑姊妹者家一人質於晉百姓必怒君因反之公
曰善令三日而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乃出西
門閉東門而叛晉 秋晉侵鄭衛九月魯侵衛 魯
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季孟氏敗陽虎虎出奔 初
吳入楚召陳懷公不往是歲復召懷公至則怒其前
不往畱之未幾懷公卒於吳子湣公越立 曹靖公
薨子陽立

十九年夏六月陽虎自魯陽關出奔齊遂自宋奔晉

趙鞅受賂厚遇之虎謂鞅曰堂上之人朝廷之吏邊境之士臣所樹立者過半今堂上之人卻臣於君朝廷之吏危臣於濼邊境之士劫臣於兵鞅曰惟賢者能報德不肖者不能也夫樹桃李者夏得其休息秋得其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子之所樹者蒺藜非桃李也 陽虎常言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簡子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簡子曰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虎虎不敢爲非簡子幾至於伯 秋齊伐晉 是

歲鄭獻公薨子聲公勝立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

秦哀公薨太子早死諡夷公夷公子惠公立

二十年初孔子仕魯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
行之一年四方諸侯則焉定公曰學子灋以治魯何
如孔子曰天下可矣二年爲司空別五土之性物各
得所生之宜由司空爲大司寇夏齊景公魯定公會
于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人歸魯鄆謹龜陰之田魯有
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
赦之季桓子不說孔子喟然嘆曰亂其教繁其刑使
民迷惑而陷焉初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
向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

羊也木石之怪曰夔蜩蝻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糞羊桓子嘗以粟千鍾餼孔子孔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曰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孔子曰夫受人之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于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晉趙鞅圍衛討衛之叛曰由涉佗成何縛涉佗而斬之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可謂善謀矣是歲齊晏嬰卒景公游於萇聞之行哭而往以驅車爲遲下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

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齊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哉

劉恕曰世稱管晏伯者之佐攷其行事則殊別管仲才高而主於功晏子博辨而安於德爭擾則功近於伯衰世則德不能王景公尙佞而好善優柔非桓公之儔管晏性差而時異安能同道而較德哉

景公游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先言歸者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儻有治國者君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而待曰桀殺關

龍逢紂殺比干臣得參此二人君奚不斫公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納矣

二十二年夏衛伐曹克郊 孔子言於魯定公曰三

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之城疆公室弱私家政化大行 是歲薛襄公薨子比立

二十三年春齊衛伐晉 秋七月晉范昭子士吉射

中行文子荀寅攻趙簡子鞅鞅奔晉陽冬十一月晉

定公伐范氏中行氏敗之奔朝歌韓簡子魏襄子以

趙氏爲請十二月趙鞅入于絳下邑之役董安于多

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爲

名命稱於前世立義於諸侯而主弗志臣之壯也膏
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產臣之長也端委鞶帶以
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爲狂疾而曰必賞女與
余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簡子有兩
白騾甚愛之廣門之官夜款門曰主君之臣陽城胥
渠有疾醫曰不得白騾肝則死董安于慍曰期吾君
騾請卽刑焉簡子曰殺人而活畜非仁者也召庖人
殺白騾取肝以與胥渠無幾簡子興兵攻翟廣門之
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 董安于
爲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百仞如牆問其旁鄉

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
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牛馬犬彘嘗有
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安于喟然太息曰使吾瀆無
赦猶入澗必死則人莫敢犯也何爲不治簡子嘗
將兵攻衛及戰遠立又居犀蔽屏櫓之下鼓之而士
不起簡子嘆曰士之弊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胄橫
戈而進曰亦君不能耳昔獻公卽位五年兼國十九
用此士也惠公淫色暴慢秦人襲我邈去絳十七里
用此士也文公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定天
子之位用此士也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矢石之

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簡子曰吾得革車千乘不如
聞燭過之一言 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轡而嘆曰
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吾恐
鄰國貪養賢以獵吾也 是歲薛弒其君比惠公夷
立 越允常薨子句踐立始稱王

二十四年春二月楚滅頓 夏吳王闔廬聞越允常
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于檣李吳師大敗
闔廬傷指軍卻闔廬病傷死子夫差立 秋衛靈公
太子蒯瞶欲殺公夫人南子不克太子奔宋 衛靈
公嘗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

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竈民衣弊不補履
決不莛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曰
德歸宛春怨歸君矣公曰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
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非寡人
之善與 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
衣從風仲叔敖諫曰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
百姓乖離內寵太盛桀紂所以亡也公再拜曰寡人
過矣出宮女數百人百姓大說靈公夜聞車聲鱗鱗
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
以知之夫人曰禮下公門式路馬伯玉敬於事上必

不以闇昧廢禮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冬十二月

晉敗鄭 是歲孔子由魯司寇攝行相事其初魯人
謗誦曰麇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麇裘投之無郵三
月政成化行民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
衣惠我無私齊人聞孔子爲政懼魯必伯乃遺魯定
公女樂文馬定公終日游觀怠於政事孔子遂行

劉恕曰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孰殺子產吾
其與之三年又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及作
丘賦國人又謗之孔子爲司空司寇得政已數年
攝行相事民謗誦之三月而後誦之彼一賢一聖

猶得民若此之難也後之爲政一日而見善惡者
興於愛憎之口或出於狡獪之吏因諛詐以惑眾
聽非至當之論也

初吳子伐越墮會稽獲大骨吳使使聘魯執骨問於
仲尼對曰昔禹戮防風氏其骨節專車客曰防風何
守仲尼曰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今爲大
人焦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二十五年春二月楚滅胡 夏五月壬申魯定公薨
子哀公將立 吳王夫差任伯嚭習戰射常以報越

爲志

二十六年春楚圍蔡

越王句踐欲先吳未發往伐

之大夫南陽范蠡少伯諫曰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
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人事不起
而創爲之始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曰吾已斷之矣
遂興師伐吳吳王夫差亦興師敗越于夫椒遂入越
句踐以餘兵五千人棲于會稽之上句踐喟然歎曰
吾終於此乎大夫南郢文種少禽曰湯繫夏臺文王
囚羑里何遽不爲福乎句踐執其手而與之謀又召
范蠡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對曰卑辭尊禮玩
好女樂尊之以名於此不已身與之市文種曰吳之

與越唯天所授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越王命諸稽郢
行成於吳曰句踐申禍無良重得罪於下執事越固
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寇令句
踐請盟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又使文
種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其下臣種不敢徹
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師徒不足以辱君願以
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
大夫士女女於士寶器畢從吳不許文種來而復往
曰請委管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夫差告諸大
夫曰孤有大志於齊將許越成伍子胥諫曰吳越仇

讎敵戰之國也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無及句踐
聞之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文種止之曰吳太
宰嚭貪可誘以利乃飾美女八人納之於嚭曰苟赦
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嚭諫吳王曰古之
伐國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伍子胥曰越非
實中心好吳又非懼畏吾兵甲之疆也大夫種勇而
善謀將還玩吾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吳王曰大
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爲大虞乎乃許之成三月將
盟句踐使諸稽郢辭曰君王舍甲兵之威重於鬼神
以自輕也吳王許之荒成不盟句踐說於國人曰寡

人不知力之不足與大國執讎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句踐置膽於坐坐臥則仰膽飲食亦嘗膽曰女忘會稽之恥耶乃苦身焦思折節下賢食不加肉衣不重采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句踐曰蠡爲我守於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王曰諾令文種守於國與范蠡宦士三百人入官於吳親爲夫差前馬身爲臣妻爲妾奉四時之祭祀入春秋

之貢職禮甚卑辭甚服 秋八月吳侵陳 齊衛魯

鮮虞伐晉取棘蒲 楚子西歎於朝藍尹亶問之子

西曰闔廬能敗吾師吾聞其嗣又甚焉對曰闔廬口

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色身不懷安是故得

民以濟其志今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

驕諫先自敗也焉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二十七年春魯伐邾邾賂以漵沂之田 夏衛靈公

薨立太子蒯瞶之子輒是爲出公六月乙酉晉趙鞅

納蒯瞶于戚 秋八月晉敗鄭 冬吳遷蔡于州來

是歲燕簡公薨子獻公立

二十八年春齊衛圍戚 夏五月魯司鐸火火踰公

宮桓僖災 周劉氏晉范氏世爲昏姻萇弘事劉文

公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殺萇弘 是歲秦惠公

薨子悼公立 晉趙簡子曰晉有竇鳴犢舜華魯有

孔子吾殺此三人天下可圖也乃召鳴犢舜華而任

之以政使人聘孔子孔子行及河聞殺鳴犢舜華回

輿而還爲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旣墜吾將

焉師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

顧之慘焉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

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鄆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

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遂反於衛復行
如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弩其長尺
有咫陳湣公使人問於仲尼對曰昔武王克商分陳
以肅慎氏之矢使求之金積果得之 孔子常使宰

予使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子曰夫子貴義
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
吝心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若夫觀目之麗
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無以此爲
也王曰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
志欲興而行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

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今
乃知孔子之德大矣 魯公父文伯之母敬姜季康
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闕
祭悼子康子與焉胙不受徹俎不寘宗不具不繹繹
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爲別男女之禮 敬姜如
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及寢門弗應而入康
子入見曰肥也罪乎對曰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
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
外朝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
敢言也 康子問於敬姜曰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

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古之
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婦學於舅姑者也 敬姜

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賦綠衣之三章師亥聞之曰男
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今詩以合室
歌以詠之度於灋矣 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

文伯曰以歌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以歌
爲不能事主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
未之聞也居吾語汝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
淫淫則忘善而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
民嚮義勞也自天子至于庶人王后至于庶士以下

之妻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爾今日胡不自
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仲尼聞之曰
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文伯飲南宮敬叔酒
以露嗜父爲客羞斃小睹父怒遂出文伯之母怒曰
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斃於何有而使夫
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夫人辭而復之 公父文伯
卒其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戒其妾曰好內女死
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請無
瘠色無洵涕無搯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
靜是昭吾子也室人有從死者二人其母怒而不哭

曰於長者薄而婦人厚也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女知莫若婦男知莫若夫欲明其子之令德知也夫









